

# 植物世界裏的陰謀與陽謀

胡艷麗



▲《種子的勝利》由中信出版社於二〇一七年一月出版 作者供圖

脫離媽媽的懷抱，到距離媽媽稍遠的地方去獨自生長。而為了躲避食肉動物的攻擊，齧齒動物就會把這些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撬開外殼的堅果，帶回自己的洞穴，條件允許的時候，還要把它們分別藏在不同的坑洞中，以備不時之需。植物媽媽當然沒有這麼無私，它送給齧齒動物的可不是單純填飽肚子的祝福，如果這些大鼠小鼠們，在沒有吃掉種子之前，就已搬遷，或者忘記了自己的藏寶洞，那最好不過，或者這搬運工不幸成了其他動物的腹中餐，而種子在洞穴中安然度過休眠期破土而出，植物媽媽依然會深感欣慰。

植物媽媽既養育了那些大門牙的動物，又因它們的意外而讓種子嬰兒成功度劫，這是怎樣的相愛相殺？自然界又是如何在這種生死迴圈中形成了奇妙的生態平衡？

植物世界裏遍布英雄，它們沒有可以逃跑的腿，可以防禦的嘴，那麼用自己的身體分泌生物鹼、單寧酸、酚，或者其他化合物，擊退敵人，則成了植物的守成之道。此中高手如辣椒，當真菌不斷攻擊那些味道淡的辣椒時，一種味道更濃烈的辣椒便從這種生命競賽中脫穎而出，與真菌展開競技，最終地球上遍布那種可以給人類的喉嚨帶來灼熱感，而後又慢慢令人愉悅的特殊食物。這中間還有感覺不到灼熱的鳥兒在為辣椒搬運種子，還有各種飢餓的哺乳動物在不斷地提醒辣椒，大自然生命的競技從未止息。

豐富的植物世界，創造了各種各樣的生命奇跡，不論是咖啡豆與貓的親密接觸，還是蝶與花的傾世相戀，抑或蒲公英的飛翔絕技，它們都是植物歷經數億年生命進化，形成的與天地萬物的相處之道。植物，雖不是草木菩薩，但它們卻是這世界最神奇的魔法師，它們生機蓬勃，則萬物生機蓬勃，它們萎靡不振，則世界萎靡不振。種子是萬物出發的原點，種子的勝利也是萬物的勝利。

我以為所有的植物都是草木菩薩，靜默無聲滋養萬物，我以為所有的競爭與利用都發生在動物與人的世界，但《種子的勝利》卻揭示了一個充滿了陰謀與陽謀的奇趣植物王國，原來植物媽媽才是運籌帷幄的「諸葛亮」，於不動聲色中讓一眾飛禽走獸環繞周圍，上演生命競技大戲，而所有的演出落幕，都將有一顆種子破土而出，欣欣向榮。

書作者索爾·漢森是植物種子的終極崇拜者，他為了搜集各種各樣的種子，觀察它們在野外的生存環境，研究它們休眠、甦醒，迸發奇異生命力量的奧秘，從自家的後院到西雅圖的咖啡館，從花園園林到印度喀拉邦的香料之路，一路與毒蛇、蝙蝠、齧齒動物為伍，以農工、園丁、探險家、歷史學家為師，在田野與實驗室的雙重發現中，慢慢探尋草木之初的樣子，亦如探尋人之初的奧秘。

索爾的導師卡羅爾說「種子是一個帶著午餐藏在一個盒子裏的植物嬰兒」，這就像人類的嬰兒從出生之刻起，體內就有着媽媽賦予的天然抵抗力。一粒種子通常包含了植物的胚胎、種皮、營養組織三部分，也可以將它們形象化的理解為植物嬰兒、盒子、午餐。在嬰兒的體內包着一排排精細的根細胞，在種子開始萌芽的最初，它們甚至不需要分裂出新生的細胞，這些根細胞就會吸水伸展，如同不斷充氣、膨脹的氣球，而豐盛的午餐，則為植物嬰兒在切斷與媽媽的「臍帶」後，以各種不同形式完成生命的第一次蛻變提供了充足的營養。

水為植物寶寶提供了來自外界的第一正餐，水也是喚醒休眠的種子的第一鬧鐘。但

種子是如何判別外面世界只是偶爾降落了幾滴雨，還是將有持續的水分供應，足以滋養它們伸枝展葉？是種子表皮具備神奇的天氣及環境探測功能，還是它們暗藏着其他奧秘？為何有些種子能夠沉睡百年甚至千年，依然保持生命活力？書中沒有提供終極答案。人類的科技發展永無止境，即使我們已經可以太空漫步，但對於生命的奧秘，我們始終都只能做個小學生，一顆種子，就是一部來自大自然的天書。

世界上是先有喜歡搬運果實，長着可愛大牙的齧齒動物，還是先有各種各樣的堅果？索爾·漢森說這是一個動物與植物彼此展開的軍備競賽，它們在協同進化。植物媽媽為種子穿上厚厚的防護甲並非天性始然，她需要這些不會飛、沒有腿的寶寶，借助外力

# 生日卡

延靜



今年過生日，意外地收到機關老幹部局送來的一張生日卡，喜出望外。我本來是不主張過生日的，因為它不過是人生的一個記錄，除此之外沒有什麼特別意義。但我拗不過母親，從我很小的時候起，她就每年給我這個獨子過生日，按照北方的習慣，吃一頓打齒麵。後來我長大工作，很長一段時間還被派到駐外使館任職，但據妹妹說，我生日那天，雖然我不在北京，但母親仍為我生日吃打齒麵。

母親去世後，我的生日一般是老伴兒為我過，她知道我們家的習慣，從未忘掉過，按照當年母親的手藝，做一頓味美的打齒麵。

不過也有例外，那就是我八十歲生日時。已去多倫多多年的女兒，專程趕回來，在一家飯店訂了一桌飯，備了酒和菜，還請了幾位親友，為我做壽。我吃了麵，也喝了酒，但心裏多少有些不安，一是沒有這樣「大」搞過，女兒的一片心意，不好拒絕；二是在不知不覺中，自己竟然進入耄耋之年，沒做成什麼事，心裏有些愧疚。但親人們的心意，我還是接受了，並一再向他們致謝。今年的生日，我是在妹妹家過的，

她為我準備了酒菜，吃了打齒麵。在多倫多的女兒、女婿、外孫女發來微信祝賀，在上海的妹妹、在桂林的外甥也發來祝賀微信和電郵。但是我沒有想到，除去親友之外，今年我又收到機關老幹部局的一份生日卡。

原來從今年起，為了祝賀年過八旬的老人，機關老幹部局作出決定，每到這些人生日，送一張生日卡，表示祝賀之意。老人可自己或交代子女，去西式糕點店買一個蛋糕，回家一起享用，慶祝生日。老年人乘車免費，遛公園免費，現在過生日又得到厚愛，可謂無微不至。

這無疑是政府給予的關愛，但與最近老幹部局來了一位女局長的掌控也不無關係。這位局長與我們是一個機關的幹部，不過她年紀小我們近三十歲，過去相互並不認識。但她上任後，待人誠懇熱情，作風雷厲風行。春節前夕，給每家發了短信，祝賀節日。霧霾天氣，送來防霾口罩，要老人保重健康。還有一次偶然遇到，她主動用她的手機幫我手機充值，免得我再去商店，也不知手機還有這個功能。這次又得到了生日卡。

我還是那個認識，一個人的生日，不過是一個日期的記載，但隨着年紀的增加，對於我們來說，這樣的機會已不多，今年的生日我過得很是滿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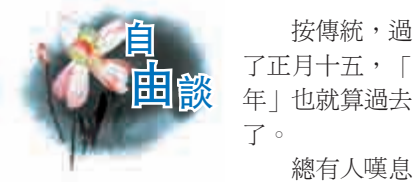
勝的勝利

索爾的導師卡羅爾說「種子是一個帶著午餐藏在一個盒子裏的植物嬰兒」，這就像人類的嬰兒從出生之刻起，體內就有着媽媽賦予的天然抵抗力。一粒種子通常包含了植物的胚胎、種皮、營養組織三部分，也可以將它們形象化的理解為植物嬰兒、盒子、午餐。在嬰兒的體內包着一排排精細的根細胞，在種子開始萌芽的最初，它們甚至不需要分裂出新生的細胞，這些根細胞就會吸水伸展，如同不斷充氣、膨脹的氣球，而豐盛的午餐，則為植物嬰兒在切斷與媽媽的「臍帶」後，以各種不同形式完成生命的第一次蛻變提供了充足的營養。

水為植物寶寶提供了來自外界的第一正餐，水也是喚醒休眠的種子的第一鬧鐘。但

# 平淡過年

趙光瑞



按傳統，過了正月十五，「年」也就算過去了。總有人嘆息，這過年，真的是「一年不如一年」，越來越沒有年味了。可不，今年過年，我和妻子選擇了外出旅遊，算是旅遊過年，年三十那天，正在途中。和我們一樣，選擇旅遊過年的人不少，我們一個旅遊團三十多人，就有十一家。

而被一些人稱作「中國人的精神年夜飯」的央視春晚，今年的我到現在也沒有看一眼。雖然我覺得那些參加春晚演出的人，挺辛苦的，可是我不看也是我的自由不是？年三十晚上，我在酒店裏，連電視都沒有打開，因為在路上和一位「驢友」一起喝了一點酒，回酒店就睡了。近些年的年三十，我基本上邊上網邊看電視，很少完整地看完一個節目。從多年來享用「精神年夜飯」，到現在可有可無，完全不再看了，這方面的年味感，的確沒有了。

還有拜年。以前每到過年，就要到

親友、領專家拜年。現在歲數也大了，沒有了這樣的興致。就連近年興起的電話拜年、短信拜年，我今年也沒有做。如果接到別人的拜年短信，我只是回拜一下。有的短信，因為是在旅遊途中接到的，也沒有回覆。

至於過年請客吃飯，互相請吃請，今年也少了。我來到京城，和朋友聊起這些，大家說除了因我來大家才聚在一起，今年過年沒有聚過。過去可不是這樣，幾位舊知，過年也會常聚的。

很多地方今年禁放鞭炮，過年因此安靜許多。有人因此評論，你看中國的老百姓多聽話，說不讓放就不讓放，也沒有頂風放炮的。其實，政府只要把賣鞭炮的約束起來，沒有地方買，老百姓只能不違規了。不放鞭炮，不是也過了個平安年嗎？

過年越來越平淡，恰恰是社會進步的表現。現代人過年，也就是過日子。日子是自己過，講那麼多的規矩做什麼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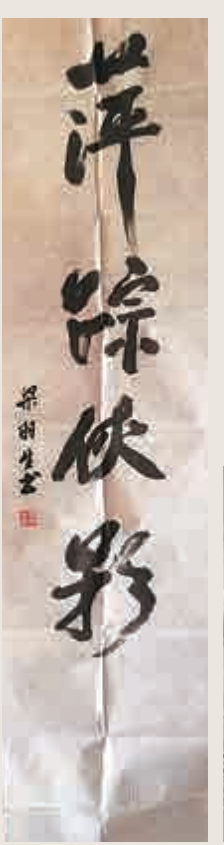
過年沒有負擔，沒有任務，沒有應酬，沒有傳統感，隨心所欲，平平淡淡，過的才是自己的「年」。



香港隨筆

梁羽生的生前寫稿字體一絲不苟，游弋而帶奔放，共事多年，從未見他提毛筆寫字。他退休後，我想他應留些墨寶於後世。一九九八年，移居澳洲的他回到香港，我再不放過機會請他贈字，事前我做了準備，打點必要的東西，買羊毫筆及狼毫筆各一，墨汁一瓶，宣紙一卷，先前聽他說，這次回來在香港舊居找回兩枚印章，一枚為「梁羽生」，另一為「梁羽生小說」，但沒有印泥，我便再買一盒印泥，文具齊備了，相約時間，我登門造訪。這次回港他是為赴京安排中國文學館設梁羽生作品陳列事宜，友好為他安排住在維園附近一豪宅空置的高層單位，鳥瞰維港海景。像往常一樣，梁羽生總說毛筆字寫不好，一面說一面把紙卷拿到桌面，我便知道他願意了。接着他鋪開宣紙，端詳一回，提筆蘸墨，神態似小學生，笑說：「我第一次替人寫字呀！」

他徵詢寫些什麼，我想了想，我很喜歡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說「龍虎門京華」開篇詞「踏莎行」，請他就寫這詞吧。他不表異議，執筆用神去寫。這時候我走過客廳一角，避免打擾。靜悄悄過了約二十分鐘，梁羽生說聲：「好了！」接着起坐，字已寫好，全詞如下：「弱水萍飄，蓬萊葉聚，卅年心事憑誰訴？劍光刀影獨搖紅，禪心未許沾泥絮。絳草凝珠，曇花隔霧，江湖兒女緣多誤，前塵回首不勝情，龍爭虎鬥京華暮。」



▲梁羽生書法「萍蹤俠影」 作者供圖

▼梁羽生自題《萍蹤俠影錄》浣溪沙詞 作者供圖



# 梁羽生晚年狂迷書法

張茅

他第一次為人題寫，便寫了這樣多字數，我自是歡喜。連聲感謝。

「你把筆和墨留下，讓我帶返澳洲練練字。」沒想到他這樣說。到二〇〇四年十二月至翌年一月，他再回港接受嶺南大學頒予榮譽博士學位，攜來長條一幅贈我，上面寫着「守拙入神」已自成一體了。梁羽生家鄉蒙山有文筆塔，始建於清乾隆二十七年，為蒙山第一勝景，當地重建竣工時，恰逢梁羽生四十年後重返故里，他應鄉人邀請為重建題一對聯，我在當時的《天天日報》專欄寫了一篇「梁羽生為故里文筆塔賦聯」，見報時「文筆塔」誤植「文華塔」，鬧了笑話。這樣一錯，不但塔名不對，連梁羽生的對聯也失了工整。

梁羽生的蒙山文筆塔聯，用「鶴頂格」作聯，以「文」與「筆」兩字起句，嵌出了「文筆」兩字。對聯為：「文光映日，到最高處開擴心胸，看卿邦又翻新頁；筆勢凌雲，是真才人自有眼界，望來者更勝前賢。」對聯雖嵌於塔門左右，成為佳話。拙文提及塔中奎星，「奎星」是二十八星宿之一，相傳「奎主文筆」，求功名必供奉奎星，舊日奎星的神像，手握毛筆，掌文章天下。塔名自然是「文筆」，不可能是「文華」，一如月宮桂子，人物必然是吳剛，不會是另一人。梁羽生治學一絲不苟，常笑我粗心大意。而我則是見報時方知此誤，連忙更正。

梁羽生天才橫溢，少年漸露頭角，他與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成師生，少年寫詞，詞的字數及音韻嚴格限制，養成寫作態度認真。他由家鄉往廣州讀大學時，曾寫一首調寄《一剪紅》寄給饒教授，詞道：「夢深幽，渡關山千里，尋覓舊時遊。樹老荒塘，苔深葦曲，曾寄心事悠悠。只而今，飛鴻漸杳，算華年又過幾秋？珠海潮生，雲山翠擁，盡悠悠。」

回首殊難作侶，幾同消殘漏，共讀西樓。班固成書，相如賦就，閒招吟鷺盟鷗。問長卿，歸來何日，向龍山醉與白雲浮。正是菊芳蘭秀，天涯何苦淹留？」

四十多年後，私淑弟子與國學老師在香港跑馬地重聚，談起此一四九六年舊作，不勝唏噓，後來，他用原子筆默寫紙上，可惜當時沒有向他索求。



▲《大公報》副總編輯陳凡擅書法，為梁羽生《游劍江湖》一書寫書名，風格剛健 作者供圖

文學界談論金、梁，朋友認為一時瑜亮，梁羽生文采風流，金庸縱橫捭闔。

我向梁羽生索字開了頭，意想不到引起他對書法的興趣，回澳洲後，他與夫人每日練字，成為共同興趣，夫人的字好像比他更好一些。他最後一次回港，帶了多幅墨寶供友好觀賞，接受傳媒訪問時，把一幅字送給記者，再贈我長幅「自題散花女俠調寄浣溪沙」。可見他對書法已經上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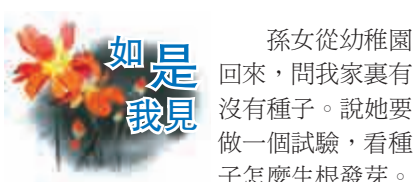
《大公報》能書法者以總編輯李俠文、副總編輯陳凡著，俠老筆底柳風，脫俗瀟灑，俊秀永雋，字如其人，文人氣息十足。近年看書法展覽，更覺他過人之處，可惜他向來低調，甚少以作品示人，以至流傳很少。

副總編輯陳凡作家、詩人與書家集一身，才氣橫溢，與金庸、梁羽生合寫專欄「三劍樓隨筆」，以一首「觀賞荷花舞」詩作引人讚賞，詩云：「盈盈細步起蝶紋，雙鬢微涼僻俗氣；羅袂飄飄疑有夢，胭脂淡淡似無痕；最宜明月銀星夜，若怯清風玉露晨，忽報凌波歸去也，空記曾否是前身。」

詩中柔情似水，與他的書法風格大不相同，他的字雄渾沉穩，如其人鐵骨崢嶸，梁羽生早期出版的作品，書名上的字多由陳凡書寫，以他的字體配武俠小說十分適合。只是兩位資深報人向不加入任何書畫會，作品從沒公開展出，缺少公眾認知，確是唯一憾事。談到作家字跡，香港作家高雄稱字怪，當年他在《大公報》、《新晚報》寫連載長篇小說，報社需指定由一位校對員專門校他的稿，原因是校對部門所有人，只有他能看懂高雄的字。

# 一粒花生的命運

汪金友



孫女從幼稚園回來，問我家裏有沒有種子。說她要做一个試驗，看種子怎麼生根發芽。

我想了想，家裏有花生米，就拿它做種子吧。我們從院裏鏟了一點土，放在一個玩具塑膠杯裏。然後澆上水，種了四粒花生。

等春節後從老家回來的時候，四粒花生不僅從土裏鑽出來了，而且長了有五厘米高。每株小苗，還都生出了兩層四個小枝。每條小枝上，又有四片葉子。四株小苗擁在一起，鬱鬱蔥蔥，就像一盆生機勃勃的綠色鮮花。

孫女問：「原來那麼小的花生米，怎麼會長這麼大這麼漂亮？」我說：「這說明它們追求進步，嚮往陽光，而且自身也有力量。」我選告訴她，用不了多久，它們還會開花、結果，長出一堆花生。

此後孫女每天從幼稚園放學回來，都要到陽台上去觀察這盆花生。問我不是需要澆水，什麼時候能夠開花等。她還發現，晚上的時候，花生的葉子會合在一起睡覺。到早晨，就都張開歡迎太陽。

我用手機把這盆綠色的小苗拍下來，然後發到朋友圈，並附有一問：「誰知道，這是什麼花草？」結果，有人說是穿心蓮，有人說是雲南白菜，只有少數人答對了：「這是落花生的『落花』。」「落花」，你聽說過嗎？如果不知道它長什麼樣，也可以種幾粒啦！

粒一粒，連吃幾顆。忽然抬頭，看到了陽台上的花生苗。於是停下筷子，問老伴：「你炒的是櫥櫃裏的花生米嗎？」老伴說：「是啊，剩那點，我都炒了。」

一股悲情，頓時湧上我的心頭。同是一個罐裏的花生米，命運的差別咋這麼大呢？被我順手抓出來的那幾粒，成為了種子，埋在了土壤，接着生根發芽，為世界增添了綠色，給自己帶來了希望。而沒有被我抓到的那些，卻失去了生育、繁殖乃至成功的機會。先是被放在熱鍋上爆炒，接着被油鹽浸染，然後讓牙齒嚼碎，吞進了人的腸胃。

一樣的出身，一樣的經歷，一樣的品質，一樣的夢想，但它們的命運，卻截然不同。有的被當作寵物，擺上了陽台，享受着優厚的待遇和精心的照顧。有的卻變成了別人的食物，鍋炒牙嚼，一命嗚呼。

這件事讓我們明白了三個道理。其一，浮在上邊比沉在下邊，成功的機會要多得多。被我選作種子的四粒花生米，都是浮在罐子的上層，讓人一眼就能看到，一把就能抓到；其二，任何的事情，都不可能公平。像我這樣，無意之間，就製造了不公平；其三，上升和優越的機會，總是非常有限。在上千粒花生米中，能夠出頭露頭陽光燦爛的，只有四顆。

其實，無論長為小苗還是擺上餐桌，無論有人賞識還是無人問津，所有的花生米，最終都將化為泥土。只要它的一生中，經歷了成長的過程，實現了自己的價值，就是一個完整生命。高位有高位的光輝，低位有低位的安逸，閃光有閃光的情趣，沉寂有沉寂的快樂。